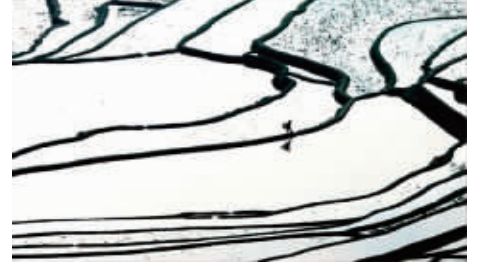


# 乡间天籁

张才芳



午夜的乡村是昆虫们的乐园。蟋蟀、蜘蛛、蝈蝈、天牛、蚂蚁、蚂蚱、蜻蜓、蝴蝶许许多多叫不上名字的虫子们在窃窃私语，他们躺在叶子上，坐在花瓣里，骑在树枝上，趴在石块上，望着星空，抢着说话，诉说着夏天的繁盛。

这一片私语荡漾在夜风中，似发丝摩擦般纤弱，又如河水淙淙般庞大，似丝绸拂过般优雅，又如金属相撞般激烈，我忍不住在黑暗中不断摸索，去辨别，去冥想，又会去重组，去指挥这许多的声部。

黎明的乡村是鸟儿们的天堂。天空还没泛起鱼肚白，开始了以繁复热烈的麻雀声为主旋律，以优扬的“要飞一”、“会飞一”，短促的“虫虫飞，虫虫飞”、“我飞，我飞”、“就飞，就飞”为伴奏的合奏。那是无数的鸟儿在舒展身体，洗刷脸庞，抖动羽毛，呼朋引伴，准备去到云端。

在这一片蓬勃欢快的声响里，始终有一个鸟声——“风”，它从午夜响彻到黎明，声音时长时短，时高时低，婉婉而清冷，在黑夜里显得格外的凄苦和神秘，我胆小，尤其是在一个人的异地夜晚，它的叫声常常让我难以入眠。

一天，一位乡亲告诉我，叫声为“风”的鸟儿叫苦情鸟，传说人逝世后会变成鸟儿，这鸟儿有着很深的冤屈呢。

月光温柔，路灯静谧，隔着帘窗洒满小屋，不远处，间或传来几声狗叫，那是夏大哥家的狗，似乎想要告诉我，它也没睡呢。

这是一条大黑狗，拴在柴草屋角，只要我一经过，它总会立起身子，一边左右扑腾着吼叫，一边摇着尾巴示好。

这时，夏大哥总是会从屋旁自家的菜园里或者紧挨着的李子园里现身，对着大黑狗呵斥：“一天见一百遍，再见到了还是叫！再叫！”转过身来，热情的招呼我到他家坐坐。

夏大哥名叫夏德胜，是村里的贫困户，家住村委会和我宿舍屋子的背后，中间隔着李子园。他家里五口人，妻子纤弱多病，家里却收拾的最舒适，依靠易地搬迁政策建起的新屋子里，夏天一尘不染，冬天温暖如春，每次我们都会多坐一会儿。小儿子上初中，大儿子在外打工，每个月自己留一点儿零花钱，其余的工资都寄回了家里，他后悔自己没能上大学，自己买了大专学习资料自学。老母亲总是笑咪咪的，从来没有见她坐过，总在忙着洗菜，做饭或者饲养着大肥猪。

夏大哥勤劳，在村里是出了名的好脾气，我见过他提着不是很重的礼物，送妻子去坐牢回娘家。门前的菜园里，各种蔬菜排列的整整齐齐，像用粗大的绿色画笔，在地上画着的横竖线条，房前屋旁的小路两边，种满了各种花儿，代表主人从远处就开始迎接客人。

见我称赞夏大哥种花儿，夏嫂子说：“我身体不好，他是担心我种花累着了。也是这几年，他才有这个闲心。国家好啊，记得我们这些穷人，让你们到村上来帮我们，我们村从老山上搬下来，房子盖起来了，路灯安装到门前，水接到厨房了，这要是靠我们自己，怕是这辈子都别指望过上这么好的日子。”她一边眯着近视眼，一边指向李子园，说：“瞎儿，李子园就在院子边上，他吃完农活就去园区干活，这儿的活干完了，又去上面的无花果园干活，

离家里近，庄稼种了，钱挣了，家也顾了……”早年间，做过代课老师的她说起话来滔滔不绝。夏大哥站在一旁，黝黑的国字脸绽开笑容，接话说：“我们这儿的十几家，以前都住在一块山上，搬新家了还是住在一块儿，大家平时干活，玩呀还是在在一起，心里都喜欢，都是得了国家的好政策。”

是啊，在夏大哥旁边的村安置房里，住着贫困户李青山、毛金华、金大明、张自恩……一个个勤劳、淳朴的乡亲开始浮现在眼前。

第一次去余青山的老屋，是2017年的夏天。我们在毛竹掺杂着刺树的林子里迷了路，走了几个小时才到达，饥肠辘辘，饿得前胸贴后背，像身上汗湿的衣服一样黏在了一块儿。老屋一面靠山，一面临着悬崖，余青山的身材和面孔一样瘦削，少言寡语，因为要照顾八十多岁的老父亲，只能守着一点儿贫瘠的土地过日子。屋里没有什么吃的，看出我们的饿，他不声不响的去到屋后，在鸡窝里掏了几个鸡蛋，煮给我们吃。如今，只要看见我们，总是像来了许久不见的亲人，连忙丢下手中的活计，围拢来，不声不响的坐在我们身边，用小眼睛巴巴的望着我们。

口吃的毛金华，因为伺候瘫痪的父亲，卧床生病的母亲和伯父，错过了姻缘和结婚年龄，孤身一人困在了半山腰。到了新家，当了村里的护河员，他把房子收拾的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每年的道德评议会上他都上了红榜，被评选为卫生户或者乐于助人标兵。村里远远近近的人家，只要需要，他都会去帮忙。他不高的身子，敦敦实实，遇到我，总是站的恭恭敬敬，嘴唇抖动半天，才喊出一声：“张队长”，黝

黑的脸孔变得通红。

金大明老叔的老屋在河边，被一次洪水冲没了，住到这里，一家人才开始了安居乐业。孩子们在外务工，老伴照料孙子上学，在院外的竹园里，他每年喂养两头大肥猪，几十只鸡。县上高速公路通了，市上机场通航，他欢天喜地，逢人就说，这下孩子们回家好快了。腊月，我们连续几天去院子里，采集每一户的信息，他总是忙着端来椅子，泡茶，拿板栗，心疼的和我说：“你们天天来工作，自己家里哪能没有事啊！”

哑巴张自恩的妻子早逝，留下两个儿子，大儿子在矿山做工遇难，小儿子外出打工，几年没有了音讯，这个饱受心灵煎熬的汉子，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一个人在山里游荡。住进新房子，我们帮他联系上了他的小儿子，他浑身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村里的李子园、无花果园、核桃园都有他的身影，干活归来，他爽朗的笑声传到了村委会，他随性的“舞姿”还上了抖音，不管走到哪里，只要遇见我，他总是伸出两只长满老茧的手，握紧大拳头，高高的竖起两个大拇指，眼睛里闪烁着快乐，连声喊着“见(干)部、见(干)部”……我又一次禁不住笑了。

七月初，再没听见过苦情鸟的叫声。这时，响起了布谷鸟“播谷、播谷”的叫声，它的声音高亢坚定，厚实有力，光明坦荡，震彻山谷。

布谷鸟一定是站在了村公房后面大山的肩膀上，才会这般底气十足，“播谷”，似乎在启示着我们，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获谷”，在传颂着喜讯：脱贫攻坚战役胜利了！

我在新疆曾经见过一种高贵的豆子，鹰嘴豆，所以说它高贵是因为它的外壳只孕育一颗鹰嘴豆，而且至今只能人工收割不能机器替代。天星米，也是这高贵贵的植物，只不过它并不霸道，它的果实虽然各自为营，但绝不独自霸占大家的领地。从这点上看，天星米也确有团结的优良传统，以致于能够在狂风暴雨中仍然坚挺如初。

在我的认知里一直存在一个误区，认为天星米只有结成了果实才叫天星米。其实不然，天星米还有另外一个名字叫雁来红。在它生长的前期还是以叶子为主，这种紫红色被绿色叶脉所包裹的样子着实让人迷恋。雁来红这个名字恰如其分的概括了它的气质。在我小的时候，天星米还是家里的主要蔬菜之一，它的味道自然是赶不上白菜萝卜这些的，但是在那个贫困的年代，天星米还是颇有市场。采摘回来的天星米洗净过水后，清炒凉拌俱佳。

我们摘的天星米叶子和菠菜大小差不多，但是你又能想到它能长到如莴笋一样的高度。最让我惊奇的是它的繁殖能力，只要天星米的种子能够落地就必然能生根，成荫蔽茂盛之势。在山地它总能随类赋形，足见其生命力的旺盛。在我们老家，多为坡地，而且人均耕地面积有限，为了能够产出更多的作物来，往往是土地里一行种洋芋一行种芭谷，这两种粮食成熟相差的时间就会撒一些萝卜子，天星米进去进行补充。一场雨水过后人们站在地里一面谩骂黑心的商人卖了坏菜籽，一面夸赞天星米是个好东西。天星米只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便能长成半人高，枝头上挂满了成串的果实，大多以黄色和红色为主，你要是稍不注意还以为别人养的什么绿植呢。

天星米是易生长，产量高的作物，现在

# 天星米

蔡森

在已经成了喂牲牲畜的主要作物了。但是聪明的农人还是要将天星米的果实留下。天星米的果实外面覆盖着一层糠，要把它搓开才能见到如冒号大小般的晶莹颗粒状。通过晾晒过后的天星米果实，亮晶晶的。所以我一直以为天星米单单是指它的果实。天星米虽然长势快，但是果实却是极少，倒不是说它的产量低，而是它的果实在大小，四五株成熟的天星米可能才有一把米的量。或许也是这个原因，天星米一直被农人们看重的珍贵。除了留下开春的种子外，都会变成各种美食。其经典的做法就是用芭谷和麦芽熬制的麻糖，和天星米、花生、核桃等搅拌均匀在一起，待它们完全吸收了麻糖的糖汁之后，再切成如身份证大小的块状。家里来了贵客，或是游子外出带上一包天星米块糖倍感亲切，把天星米做成天星米丸子(类似麻球)也很受欢迎。

这几年，山里交通条件变好了，天星米块糖的名气也逐步传到外地，很多人为了吃上一口正宗的天星米块糖专门驾车到村里品尝，购买。去年单位安排我去一个叫咸宁的城市出差，主办单位还拿出了天星米酿的白酒，味道醇厚，清香甘甜。我从未想过天星米还能够酿酒。他们介绍到天星米的果实富含蛋白质、脂质、糖质、钙、镁、铁等多种矿物质以及草酸、盐、黑色素等次声素，具有极佳的营养与保健价值，称为长寿之菜。那夜我的脑子里全是蓝天白云之下盛开的天星米，我仿佛看见我妈背着背篓在芭谷地里打猪草，我爸在挖洋芋，而我正在撒天星米花玩，这或许是我跟天星米最初的接触，也是我最早的记忆吧。

一个星期以后，我特意跟单位请了假，背上天星米酒就往家赶。

# 毛泽东

钟长江

面向东方，我怀念一位伟人从少年到青年到中年，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如同学习和思考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如同空气和阳光我因此懂得《毛泽东选集》所具有的特殊养份懂得你在人民中间生根发芽，开花，结果你仍醒在我们中间，你的醒是江河的奔流，是睁着眼睛的星空是今天，坚持四个自信建设美丽中国的旗帜和号角

拨开一百年前的迷雾历史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党选择了毛泽东毛泽东选择了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飞机加大炮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毛泽东在新中国的扉页挥笔写下这样的序言

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南昌起义的枪声唤醒沉睡的星星井冈山红旗漫卷，黄洋界上炮声隆气壮山河说出中国的红色政权必将长期存在党指挥枪，古田军号乘长风燃万里焰星星之火可以燎原遵义会议是光是桅尖是灯塔遵义压城算什么围追堵截雨腥风算什么毛泽东，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舵手乱云飞渡仍从容按正中国革命前进的航向大渡河的湍流惊涛裂岸泸定桥的涡流血色黄昏大地之上的赤水，为一支纵横驰骋川黔滇的红色军队濯过纓，洗过伤，刻录生离死别四渡之后，挥师北上宝塔巍巍，黄河滔滔红星和小米照耀中国从南泥湾的泥土里飞翔起来落在毛泽东的八角帽上聚成窑洞里他那彻夜长明的灯焰一粒粒小米延安上空的点点星斗

小米口音的革命肩负镰刀锤头的使命抗牢“两个务必”的担当护送成熟的十月进了北京毛泽东和他的人民在全世界最广阔的战场上扬去五千年的草屑和血泪黑暗封裹的厚厚皮壳脱粒出一个金黄的中国

人民，让我们仰望满天星斗让我们在宁静的夜晚记住那些嚼草根喝马尿的日子初心的火把照亮长征路雪山不能覆灭，草地不能湮灭逶迤的五岭，磅礴的乌蒙不屈的湘江，怒吼的黄河三大战役定乾坤百万雄师过大江从枪林弹雨到和风细雨从满目疮痍到美丽中国红船上升起的太阳呵护960万平方公里的每一寸土地万物生光辉，人民展笑颜，幸福万年长

人民，让我们走进历史的长廊天安门城楼上的一声湘音声震寰宇，石破天惊气壮山河的18个字让我们告别战争走进和平让我们结束流亡拥抱安宁让我们擦去眼泪捧起欢笑让我们打破黑暗迎来光明抗美援朝，打得一拳开免得万拳来两弹一星，平地一声雷澄清万里埃

黄土高原的兰花花藏北高原的格桑花中华大地花团锦簇56个民族56朵花山花烂漫，盛开在深深的怀念里人间正道是沧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沿着江山起伏伏温柔的曲线我们的人群就是从瑞金开过来一路苦难辉煌一路光明在前



# 松花酿酒

李思纯

前几日看一个视频，制作者大概想突出几分与众不同的清雅恬淡，从取景拍到配乐都唯美到极致，但见其文字“松下酿酒，春水煎茶”，不禁哑然。有人在评论区提醒“字写错了，应是‘松花酿酒’”，制作者或是根本没听说过松花，更不知有“松花酿酒”一说，因此铮铮有词：“没错呀！难道不应该是松树下酿酒的意思吗？”

这一幕，倘若古人能穿越看见，大概也要笑岔了气。比起高古之人，终究是我们自以为是的现代入见识浅薄，生活粗糙了些。一门心思想模仿古人的风雅，偏偏没撞懂人家在做什么，更无法体会他们的匠心独具。

松花，就是马尾松所开的花，由若干个小花苞组成圆柱形的黄色花柱，又叫松黄。

据《本经》和《本草纲目》记载，松花：味甘，性温，主润心肺，益气，还可以除风止血，壮颜益智，强身健体。千百年来，中医还用松花广泛治疗头痛眩晕，泄泻下痢，湿疹和创伤出血等病症。

松花亦可酿酒。《随息居饮食谱》中记载“松花粉酿酒主养血息风”。元代散曲家张可久也在其著名的词曲《人月圆·山中书事》中写道：

兴亡千古繁华梦，诗眼倦天涯。孔林乔木，



瀛湖 第1271期

轻香

世光作

# 炊烟飘过的岁月

黄平安

……想着想着，步子变得轻灵起来，眨眼间，我已到了院子里，饭菜的香味直朝我鼻孔里钻……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着萝卜白菜洋芋红薯，竟是那样的香甜。

最有诗情画意的是傍晚，人们像归巢的鸟儿一样，从山山坳坳里出来，顺着一条曲曲弯弯的小道回来了，我忽然想起了“戴月荷锄归”的古句来。各家的主妇们为了慰劳辛苦了一天的男人，纷纷烧起了灶火，想着法子做点可口的晚餐。村子里炊烟四起，在晚风中飘着，在晚霞中飘着。“日之夕矣，牛羊下来”，此时，牧归的老牛，荷犁的男人，构成了一道美丽的剪影，犹如戏台上正在上演着的皮影戏。夜幕降临了，炊烟在夜色中逐渐淡下去，家家户户的晚餐也做好了，餐桌上，黄亮亮的腊肉片，金灿灿的土鸡蛋，绿油油的青豆角，紫盈盈的烧茄子……都是

来，父母亲使用一生的积蓄盖起了三间宽敞明亮的大瓦房，还搭起了新灶，青砖为体，瓷砖贴面，笔直的烟囱伸出屋顶，一副神气十足的样子。无风的日子，炊烟如雾如尘，悠悠的，淡淡的，直直的，向着高空的方向飘然而去。起风的时候，炊烟随风飘散，袅袅娜娜，为诗情画意的乡村平添了一道风景。此时，我已为“孩子王”。每天早上，早餐的炊烟还未散尽，我便踏着清凉的夜露向学校走去。放学以后，改完作业，备好第二天的课程，便哼着小曲朝家里赶。学校离家不远，就二十几分钟的路程，但此时很容易想起炊烟，想起炊烟里浓浓的乡土味道。到了村口的小桥上，常常不由自主地朝房顶上瞅瞅，看那炊烟是不是已经升起。我知道，炊烟浓浓的时候，是母亲刚刚烧起灶火，正打算洗菜做饭；炊烟淡淡的时候，那一定是饭快做好了，母亲正炒菜呢

些自种自吃的时令小菜，没有见过农药、化肥和添加剂这些玩意，纯洁如出水芙蓉般的乡间女子，质朴、清爽、自然、醇香，是人间最纯正的味道。

如今，人们住进了宽敞明亮的房子，厨房装修得如同宫殿一般，没有炊烟，没有油烟，洁净得一尘不染，各种菜品丰富多彩，想啥有啥，但我们却怎么也吃不出从前炊烟袅袅的厨房里飘出的美味了，这是为什么呢？我想，是太多幸福的味道麻木了我们的舌尖，是太多的欲望带走了我们的幸福。朝朝暮暮里，行色匆匆间，我们都在苦苦地追寻着所谓的幸福，但追寻的脚步始终赶不上我们贪婪的欲望。于是，我们总是感觉不到饭菜的鲜美，感知不到生活的幸福。其实，幸福似乎很简单，它就在眼前，就在当下，就像从前茅屋或瓦房里飘出的炊烟，简单自然，宁静致远。

这时候，油菜花已经在大地上完成了她金黄的使命麦子熟了，枇杷也开始泛黄我们比任何时候都畏惧不期而至的一场雨将五月的秩序打乱睡梦中，会为一朵无助的花一棵凌乱微草难过整整一个晚上

随时都会来的大雨也许就在这个城市的上空盘旋起舞，涌浪

黑色的江水旁摇曳的小舟无法靠岸你孤独一人坐在甲板上多么像一棵渺小的微草在风中摇晃

飞翔路，车流如织天空是一幕蔚蓝色的墙一切假象终将过去风雨之后，我们会看见洗尽铅华的霓虹灯又在傍晚，依次点亮

五 月 侯少



我的童年，是在生产队曾经做砖瓦的草棚里度过的。还没上小学的时候，每天就像野孩子一样，约上一群小伙伴在村子里疯玩，玩着玩着，肚子上的馋虫开始造反，便不由自主地朝茅屋望去，看茅屋是不是冒起了炊烟。如果有浓浓的炊烟包围着茅屋，就知道母亲烧起了灶火，奔向家的步子一下子变得轻快起来。六七岁时，我开始上小学，学校离家有好几公里的山路，如羊肠一样在山山岭岭间缠绕着。每天还没放学，肚子早已空空如也，总是“等待着下课，等待着放学”。好不容易等到放学，便急匆匆地往回赶，盼望着早点见到茅屋上空熟悉的炊烟。茅屋里的炊烟，成了我眼中最美的风景；茅屋里的粗茶淡饭，成了我记忆深处的美味。

改革开放以后，日子一天天好起